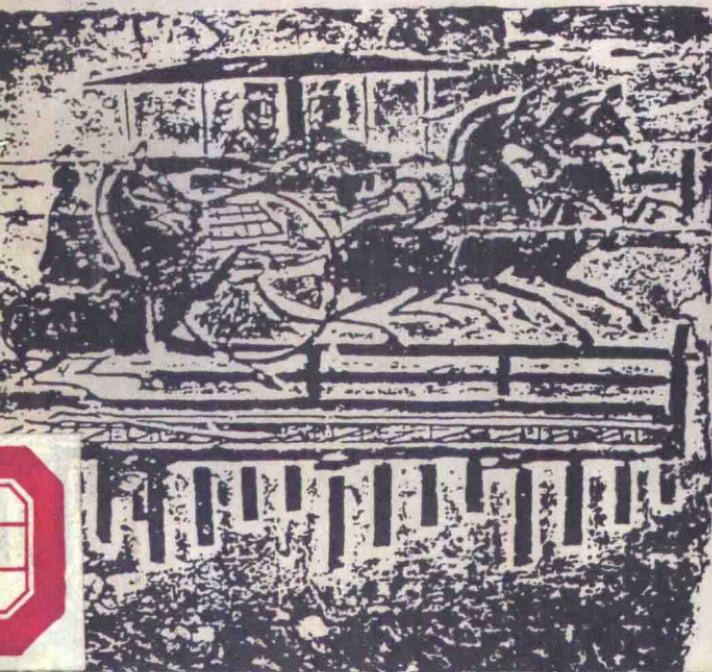




中国著名古典悲剧故事集



中国著名古典悲剧故事集

本 社 编

文化藝術出版社

中国著名古典悲剧故事集

本 社 编

*

文海藝術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通县潮白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1 字数209,000 插页 2

1986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6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6,500册

书号10228·191 定价1.90元

目 录

窦娥冤	1
汉宫秋	31
赵氏孤儿	56
生金阁	83
琵琶记	101
精忠旗	131
鸣凤记	154
娇红记	186
清忠谱	216
长生殿	251
桃花扇	282
雷峰塔	313
附录	342
后记	348

窦 娥 冤

—

千古奇闻。位于江淮下游的楚州一带，在酷热的六月伏天，竟然飞起了鹅毛大雪。

这一天，楚州城的法场上，正要把“药死公公”的女犯窦娥开刀问斩。窦娥披枷戴锁，被押赴刑场。临刑前，窦娥怨天咒地，叫屈喊冤，对苍天发下三桩誓愿，其中一桩就是，此案若系冤枉，在这三伏六月天，降下三尺大雪，遮掩窦娥尸首。说话间，一阵冷风吹来，天空布满乌云，正当刽子手行刑之际，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起来。监斩官和刽子手都惊呆了。以此，都知道窦娥实属冤枉。

后人有诗志云：“霜降始知节妇苦，雪飞方表窦娥冤。”多少年来，人们一直传布着这桩千古奇冤。

二

说起窦娥的冤情，多少人为她愤慨和不平；提起窦娥的身世，多少人为她垂泪和同情。

1

窦娥的小名叫端云，她的父亲叫窦天章。窦天章是一个秀才，学问很好，而命运不佳。他家里很穷，更不幸的是年轻时死了妻子，给他留下一个三岁的女儿端云。窦天章本来在京城居住，因生活窘迫，便带着女儿流落到楚州城里。端云长到七岁，出落得聪明可爱，讨人喜欢。父女俩相依为命，苦度光阴，但仍无法维持生计，不得不向别人借高利贷度日。

窦天章去年向蔡婆婆借了二十两银子，到今年本利应该还人家四十两。蔡婆婆几次前来讨取索债，窦天章却无力偿还。

蔡婆婆是楚州城里颇有钱财的老寡妇，以放高利贷为生，家中只有一个八岁的儿子。她看上了窦天章的女儿端云，想要这个小女孩做她的儿媳妇。她多次托人去说合，讲明如果窦天章答应把女儿给她，就把这四十两银子的债务抵消了。

“这哪里是给人家做媳妇，分明是把女儿卖给人家！”窦天章万分痛苦，谁能舍得自己的亲骨肉？他又没有别的办法，况且今年又要进京应试，也需要一笔盘费。窦天章无奈，只得选一个好日子，亲自把女儿送到蔡婆婆家里。

窦天章领着端云，来到蔡婆婆家中，彼此施礼相见。窦天章说：“婆婆，我今天把女儿给你送来，不敢说与你做媳妇，只给你老早晚使唤罢了。小生眼下就要进京赶考，留下孩子，只望婆婆多多照看。”蔡婆婆一见，满心喜欢，

忙说：“秀才，不要见外，咱两家已是亲家了。这是你的借钱文书，还给你。再送你十两银子做盘费，不要嫌少！”窦天章当面谢过蔡婆婆，又抚摸着端云的头说：“婆婆，这孩子不懂事，又很呆笨，有不到的地方，该打的时候，看在我的面上，就骂她几句；该骂的时候，就叮嘱开导她几句。”蔡婆婆忙说：“哎呀，亲家，这个不用你嘱咐。令爱到我家，就跟我的亲生女儿一样。你只管放心去吧！”

窦天章转过身来，拉着端云说：“孩子，从今往后，你比不得在爹爹跟前，什么事都将就着你。如今在这里，可不能要小孩子脾气。要不然，你可要讨打挨骂啊！儿呀，爹爹抛舍下你，实在是出于无奈！”窦天章说着，不觉掉下了眼泪。

听了爹爹的话，小端云也不觉失声哭了起来：“爹爹，你竟舍得撇下孩儿不管了吗？”

窦天章更是悲痛万分，为了几十两银子，把亲女儿生生卖给人家当童养媳。这一走，又不知何日才是归期？这如同生离死别，谁不伤心？

三

七岁的端云做了蔡家的童养媳，蔡婆婆把她的小名改了，叫做窦娥。后来，她随蔡婆婆搬到山阳县居住，蔡婆婆仍以放高利贷过活。

十三年的时间过去了，窦天章进京求官，一直没有音

信。如今，窦娥已长到二十岁，她在十七岁上与丈夫成了亲。没想到成亲不到两年，她的丈夫患心脏病死了。

三岁丧母，七岁离父，十八岁就丧夫守寡，小小的年纪，窦娥已经承受了人世间的多少折磨。窦娥的命运好苦啊！忧愁和痛苦，经受了多少年。吃不下饭，睡不好觉，终日里分不清白天与黑夜，生活里似乎没有什么乐趣。到了春天，一看到开放的烂漫花枝，反而催人泪下；望见挂在中天的圆月，更使人痛断肝肠。

窦娥时常苦思冥想，为什么自己的命运这么苦？难道一生一世都是这样吗？她自己不能解释。是不是自己的生辰八字儿不好？还是前世没有烧好香？苍天是不是知道自己的苦情？这样的苦，这样的愁，何时才是尽头？她无论如何也找不到答案，因而也无法排解。她已无别的想法，一生一世要好好侍养婆婆，为丈夫守孝，心口一致，绝无他念，平平安安过一辈子。

然而，这些天真质朴的想法，并不能给她减轻多少痛苦；对于命运和天地鬼神虔诚地信赖，也不会改变她的悲惨处境。而更可怕更不幸的灾难正在等着她呢！

窦娥生活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社会环境里，到处有豺狼，时时有陷阱。

山阳县城南门有一个姓卢的庸医，人送绰号“赛卢医”。他卖假药，骗钱财，坑害百姓。他借了蔡婆婆十两银子，本利该还二十两。蔡婆婆多次讨债，他没有银子偿还，竟起了害人之意。

这一天，蔡婆婆又来讨债，赛卢医谎称家里无有银子，要到城外庄上去取，让蔡婆婆跟他一块去。他把蔡婆婆骗到荒郊野外，看看四处无人，从身上掏出一条绳子，出其不意，便往蔡婆婆脖子上勒去，要把她害死赖帐。

正在紧要关头，突然从旁边冲过来两个人：一个老头，一个青年。他们高喊：“青天白日，怎敢行凶杀人！”赛卢医一见有人，撂下绳子，慌忙逃走。

这两个人是张驴儿和他的父亲张老头。张老头上前替蔡婆婆解掉绳子，救了她。蔡婆婆非常感激，便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他们，并说：“要不是遇着你老和这位小哥哥，我老婆子的性命早完了。”

在蔡婆婆说话时，提到了她和她的儿媳妇都在守寡，立刻引起了张驴儿的兴趣。

张驴儿是个流氓无赖，他叽叽咕咕和老头说：“爹，你听见了吗？她家里还有个寡妇媳妇哩！咱们救了她的性命，她少不得要谢我们。不如你要了这婆子，我要她媳妇。你去和她说去。”

张老头也不是好东西，他竟不知羞耻地对蔡婆婆说：“你无丈夫，我没妻子，你何不与我做个老婆？”蔡婆婆一听，感到非常意外，也很生气，便说：“这叫什么话，没有道理！你们救了我，等我回家，多拿些银钱酬谢二位。”

张驴儿立刻变了脸，要出他的无赖手段，厉声说：“你这是不肯吧，想拿银钱哄骗我们。这不，赛卢医的绳子还在这里，我依旧勒死你！”说着话，他便抄起绳子，向蔡婆

婆逼来。蔡婆婆一见，非常害怕，立刻改变了口气：“小哥哥，慢着，让我好好想想。”张驴儿一看有门儿，进一步威逼说：“你还想什么？你跟我老子，我要你媳妇，有什么好想的！”

蔡婆婆暗想，我要不依他，他又要勒死我，也罢，不如暂且答应了他们。这时，她对张驴儿父子说：“好吧，你爷儿两个跟我一起到家里来吧！”

没想到，蔡婆婆一时糊涂，又胆小怕事，竟然把两只恶狼引到家中。他们张开血口，正向善良本分的窦娥扑来。

四

俗话说：人在家中坐，祸从天上来。窦娥在家里等待着婆婆讨债回来，没想到接连碰到坏人，酿成一桩一桩的祸事，把窦娥一心想安分守己，过几日宁静生活的奢想打得粉碎。

蔡婆婆带领张驴儿父子，来到自己家门口。她让他们先在门外等候，自己进去打算给媳妇说说这件事。因为她知道窦娥的脾气秉性，这样的事蔡婆婆是不敢打保票的。

蔡婆婆一进家门，窦娥赶忙上前迎接，亲热地叫道：“婆婆，您回来了，午饭已经做好了，您吃饭吧！”可是蔡婆婆却不回答，止不住流下了眼泪。窦娥一见有些慌了，赶忙询问发生了什么事？担心讨债时和人家发生了争执。而蔡婆婆却吞吞吐吐，羞羞答答，不敢明说。经过窦娥再

三追问，蔡婆婆不得不把刚才讨债过程中发生的事情叙说一遍，也只得说出了张老头要和自己成亲的打算。

窦娥一听，既感到吃惊意外，又觉得可笑。她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儿。她不加思索地说：“婆婆，这事儿怕不好吧！您想想看，咱们家又不是没有饭吃，没有衣穿；更不是欠人家的债、短人家的钱，被别人催逼；何况您已六十多岁，年纪这么老，怎么能再招丈夫呢？”蔡婆婆也觉得媳妇说得有道理，但还是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他爷儿俩救了我的性命，我原来也说回家去多拿些银钱，酬谢他们的救命之恩，可他们不答应。那张老头不只要跟我成亲，他儿子还要……要跟媳妇你成……成亲呢！我要是不答应，他们又要拿绳子勒死我。我，我实没有办法，连你也许给了他……”

窦娥听罢，非常震惊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她有些压不住自己的怒火了，便直言不讳地说：“虽说人家救了您的性命，可您也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哪能随随便便答应跟人家成亲呢？也不想想，头发都全白了，还要戴着红盖头去当新娘，就不怕旁人笑掉大牙！”

蔡婆婆被说得满脸通红，可还是强辩道：“哪个想要招亲？他们救了我的命，事到如今，也顾不得别人笑话了。”窦娥更生气了，她连讽刺带挖苦地说：“我真替您发愁担忧，怕您年岁高大，又高兴得过头，咽不下交杯酒；担心您老眼昏花，手指不灵，结不好同心扣；更担心您糊里糊涂，睡不稳芙蓉被褥。再说，您难道和我公公原来的恩爱全都

一笔勾销了吗……”

蔡婆婆也拉下了厚脸皮，已听不进窦娥的规劝了，忙截住窦娥的话茬：“孩子，再不要说我也了，事到如今，他爷儿两个都在门口等候，不如连你也招了女婿吧！”窦娥听罢，气满胸膛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婆婆，您要招亲，您就去拜堂好了，我可不要什么女婿！”

这时，张驴儿在门外早已等得不耐烦了，拉着他父亲径自撞进门来。一进门，就淫腔浪声地喊道：

帽儿光光，今日做个新郎，
袖儿窄窄，今日做个娇客。

一边喊，一边就要拉窦娥跪拜。窦娥一见张驴儿那副无赖相，怒不可遏，大声喝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靠后站！”张驴儿挤眉弄眼，丑态百出，厚颜无耻地对窦娥说：“你看我们爷儿俩这样的一表人材，正好配得上你们婆媳两个。来来来，不要错过好时辰，早些给我拜堂吧！”

窦娥根本不理睬张驴儿，却对婆婆说：“您怎么带来这么个蠢老头子，还跟着一个半死的囚徒？婆婆，做女人的可不要轻信男人的花言巧语。婆婆，您难道忘掉我的公公，他一辈子操劳，东奔西走，好不容易才挣下这份家业，难道能让这两个流氓无赖来糟蹋？难道您就不羞愧吗？”

蔡婆婆被说得无言答对，但张驴儿却不识相，居然乘机动手动脚，上前去拉窦娥。窦娥按捺不住心头怒火，使出全身力气，一下把张驴儿推倒在地。嘴里说着：“难道

我们没丈夫的女子就该受人的欺负吗？”说罢，含着眼泪，愤愤地回自己房里去了。

窦娥走后，蔡婆婆竟又来安慰张老头：“您老人家不要烦恼，您有救命之恩，我一定要报答。只是我媳妇的脾气不好惹。她不答应招你的儿子，我也不好马上招你老人家。如今你们爷儿两个就住在我家。我每天好酒好饭养着你们，我慢慢劝说儿媳妇，等她回心转意，那时再说。”

张驴儿从地上爬起来，不依不饶，嘴里不三不四地骂：“贱骨头！装相！就是黄花闺女，刚刚拉了一下，有什么了不起，平空推我一交，我决不罢休！世上的女人我见过成千上万，谁象这贱货泼辣狠毒。我发誓，今生今世不娶她做老婆，我就不算男子汉！”

五

阴险恶毒的无赖张驴儿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出来的。他们父子住在蔡婆婆家里，张驴儿整天搅尽脑汁，想法把窦娥弄到手。可是窦娥一身正气，无论如何也不会随顺张驴儿。

张驴儿要下毒手了，他设下圈套来陷害窦娥，想使窦娥就范。

这几天蔡婆婆生病，卧床不起。张驴儿觉得有机可乘，打算弄些毒药把蔡婆婆毒死，然后诬赖是窦娥下的毒，以此威逼窦娥，就不怕窦娥不顺从。

他到哪里去弄毒药呢？城里边人多嘴杂，担心被人发觉。他忽然想起在城南门外有个药铺，那里清静，不易被人发现。

南门外的药铺原来就是赛卢医开的。

赛卢医自那天打算把蔡婆婆勒死，被人发觉，逃回家之后，整天失魂落魄，提心吊胆，正准备逃亡他乡，躲避起来。这一天，他正在药铺里，突然有人来到店里买药。来人是张驴儿。一进门，张驴儿就认出了卖药的正是勒杀蔡婆婆的赛卢医。张驴儿毫无顾忌，开口就说要买毒药。赛卢医吃了一惊，连忙摆手说：“你这家伙好大胆，谁敢卖毒药给你！”张驴儿却不在乎，冷笑一声，说：“你当真不肯把药卖给我吗？”

“我不卖，你能怎么样？”赛卢医也不含糊。

“好呀，那天要勒死蔡婆婆的不是你吗？你以为我不认得你吗？走，见官去！”

赛卢医吓得脸色苍白，全身发抖，连忙央告：“好大哥，你放了我，有药，有药！”

张驴儿得到一包毒药，洋洋自得地说：“好吧，既然有了药，就饶了你啦！”说着扬长而去。赛卢医出了一身冷汗，他越想越害怕。一想到刚才买药的就是那天救蔡婆子的人，今天又给了他一服毒药，以后要是事情泄露，那可是罪上加罪。干脆三十六计，走为上计，不如趁早逃走。他收拾一下，即刻逃往涿州卖老鼠药去了。

张驴儿带着毒药回到蔡婆婆家。他和张老头一同来到

蔡婆婆房中，假装问病，待机行事。张老头问道：“婆婆，你今天觉得病体如何？”蔡婆婆答道：“唉，还是觉着身子不舒服。”

“你可想吃些什么？”

“想吃两口羊肚汤！”

张老头告诉张驴儿，让窦娥赶快做碗羊肚汤。

这几天，窦娥一直非常关心婆婆的病情。她听说婆婆想吃羊肚汤，就赶紧到厨房里去张罗。她对张驴儿父子恨之入骨。她时刻警惕着，防备着，决不让张驴儿的诡计得逞。她心里也怨恨婆婆，本来我们这样的寡妇人家，遇事都要避个嫌疑，怎么能收留这样不三不四的人来家里同住；一不沾亲，二不带故，就不怕外人说闲话！她心里暗暗祷告，婆婆呀，千万不能落入人家的圈套，更不能背地里许下亲事，要不然，连我也成了不清不白之人。唉，我们做女人的实在不容易呀！

窦娥是一个有思想有见解的人。在那样的社会里，她虽然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，但她却有自己鲜明的是非标准。她非常看不惯婆婆容易受男人的迷惑，本是张郎妇，又做李郎妻；她也看不起那种惹是生非，不做正事的女人。因而她总担心婆婆会和张驴儿父子搞什么花招和圈套。她觉得这种女人可悲又可耻。

窦娥心目中佩服和赞美的是这样一些古代有美德的妇女：

汉朝的卓文君，本来是高门贵族的小姐，为了追求自己

的爱情，甘愿和丈夫司马相如一起卖酒为生，亲手煮酒洗杯碗，贫贱不移；东汉的孟光，和丈夫梁鸿的感情很深，两人相敬如宾。每次吃饭，孟光总是把食品和餐具高高举起，齐着眉眼，然后再放在丈夫面前，表示对丈夫的敬爱；相传秦代的孟姜女，为了给修筑长城的丈夫万杞梁送寒衣，只身千里，边走边哭，把城墙都哭坍了；春秋时代吴国的浣纱女，救了从楚国逃来的伍子胥，为了表明自己的忠诚和清白，竟投江而死；另一个传说中的望夫女，天天在山上望着丈夫离家时走过的路，盼望丈夫早日回来，天长日久，自己竟化作一块石头，传为望夫石。

窦娥认为，作为女子，就应该具有这些人的品德和行为，把这些古代女子做为效法的榜样。她把这些天婆婆的言和行与这些古代女子相对照，更觉得婆婆是个忘却旧恩，没有志气，朝三暮四，软弱无能的人；她还觉得这是婆婆的本性难移，不仅让人感到羞愧，还实在令人可恨！

窦娥的心地是纯洁善良的。当听说患病的婆婆想吃羊肚汤时，她很快就做好从厨房里端出来。一进屋就低声呼唤：“婆婆，羊肚汤做好了，您起来吃点吧！”张驴儿一见，赶忙上前接过来，假意尝了一口，故意对窦娥说：“味道不好，盐和醋放少了，你去再拿点来。”

窦娥没有答理张驴儿，转身到厨房去取盐醋。这时，张驴儿便偷偷把那包毒药撒进汤里。窦娥取来盐醋，张驴儿让她放入汤里一些，才叫她端进去。为了婆婆的身体，她怎么操劳受累也没怨言，但愿婆婆能把羊肚汤吃下去，身

体早日康复。

张老头接过这碗汤，对蔡婆婆说：“婆婆，汤做好了，您吃吧！”蔡婆婆忙说：“麻烦您啦！”她正要从床上爬起来，忽然感到胸口一阵难受，忍不住就要呕吐，便少气无力地说：“唉呀，我恶心得很，直想呕吐，这汤不想吃了，您老人家吃了吧！”

张老头端着汤又让了一回：“这汤是特意给您做的，多少尝一点。”

“不，我实在吃不下，您老人家请吃了吧！”

其实，张老头早已嘴馋了，也不再推让，三下五除二吃得精光。

窦娥看到这些情景，两人你推我让，真象恩爱夫妻一般，越发感到他们没羞没耻，实在看不下去，心里更加生气。

张老头吃完这碗汤，突然感到非常难受，头晕眼黑，昏昏沉沉，惨叫一声，一头栽倒在地。

蔡婆婆吓慌了，忙叫道：“你老人家快醒醒，挣扎着爬起来！”可是，张老头永远不会再起来了。蔡婆婆更慌了：“唉呀，他不是死了吗？”说着，她不禁大哭起来。

这下子窦娥也吓呆了，过一会才清醒过来。她走上前，扶住蔡婆婆说：“哭也没有用了，谁知他这时候得了什么急病，说不定是风寒暑湿，饥饱劳役，注定该死，那有什么办法，别人谁也替不了。您跟他又不是结发夫妻，也没得到过他家的花红财礼，没受过他的羊酒缎匹，凭什么哭哭啼啼，跟他不沾亲不带故，死就死了，用不着撒什